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CAPITALISME
CONTRE
CAPITALISME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法〕米歇尔·阿尔贝尔 著
杨祖功 杨齐 海鹰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法〕 米歇尔·阿尔贝尔 著

杨祖功 杨 齐 海 鹰 译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登记号 174226
分类号 F112.7/3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Michel Albert

CAPITALISME CONTRE CAPITALISME

©Editions du Seuil 1991 et 1998

本书根据法国瑟伊出版社 1991 年和 1998 年版译出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著 者：[法] 米歇尔·阿尔贝尔
译 者：杨祖功 杨 齐 海 鹰
责任编辑：程晓燕
责任校对：飞 音
责任印制：盖永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9.375
字 数：235 千字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216-1/D·002 定价：17.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2299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资助，特此致谢！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在此，谨向让－克洛德·纪勒伯、
亚历山大·德儒尼雅克致以诚挚的谢
意。本书也是他们的作品。

M. A.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自15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学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生育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为期约300年，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期约150年，即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性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期约50年，即从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界说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

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母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十分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几种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②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③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结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

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足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做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引言

今天，资本主义第一次在历史上赢得了胜利，而且是全线的胜利。一个问题解决了，这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胜利体现在3条战线上。

第一次战役是由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里根总统在美国打响的。这是一场内部战争，反对的是侵害了资本主义机体的国家干预主义。由杂货商的女儿和老电影明星在经济政策领域里共同发起了第一次保守主义革命，即国家最小化的革命。其最显而易见的原则是：对富人要少征税；如果富人——从资本家开始——少交点税，经济增长就会更强劲，大家都可以从中受益。在美国，1981年联邦政府对一个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税最高可达到75%；1989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到33%。在英国，工党政府对资本收入征税最高达到98%。玛格丽特·撒切尔时期，最高税率降到40%。在世界范围内，财政改革从来没有这样做到家喻户晓。在几十个国家中，这种财政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公民的历史性关系。近两个世纪以来，税收的压力一直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现如今，形势发生了逆转，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竞相减轻税收负担。这确实是一场革命。

资本主义的第二次胜利同样十分辉煌，因为这是一次面对面的全面的胜利，而且是不战而胜。近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面对着共产主义的抗争。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抗争主要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的，这种抗争制约了一切国际关系。

1989年11月9日，东德青年勇敢地跨过了柏林墙，他们是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中3亿多被剥夺者的先驱。他们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而且被剥夺了超级市场，即资本主义。

而第三次胜利，由于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仅仅用了100个小时就以1000比1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方式在伊拉克南部边界打赢了一场战争。这首先是实力与权利的联合胜利，是得到了28个国家支持的美国的胜利，其中包括8个穆斯林国家和联合国，甚至包括俄罗斯等国的支持。这也是资本主义对某些人民被骑在他们头上的独裁者剥夺了经济发展希望的胜利。

资本主义的这场胜利揭开了世界经济史的新篇章，它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

从此，现实的光芒扫除了盲目无知带来的恶果，照亮了前苏联体制的“西伯利亚黑夜”。我们的全部历史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了：

——在资本主义以前，在整个历史中，全世界和所有国家——包括各个最灿烂的文明国家——都同我们现在所讲的第三世界十分相似。从生物学角度讲，当时所有的人都多少像生畜一样“自然地”降生，平均活不到30岁就死了。他们是连绵的饥荒、营养不足带来的瘟疫和苍天——即绝对权力——无情压迫的牺牲品。

而法国，正是法国自己，尽管她的农业如此“富庶”，也一直深受饥馑的煎熬，直到1848年革命的前夕！

这简直是短缺的世界，经济的史前期！

——大约3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闻所未闻的历史性职能开始克服短缺、饥馑和各种宗教性折磨压迫了。这场革命肇始于拥有犹太教—天主教传统的国家。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场革命向远东传播、扩大和加快发展，无论何地，都是建立在同样的三位一

也走上了街头，这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他们喊出的口号非同寻常：“反对德国社会美国化！”这个口号本身就象征着“两种资本主义之战”进入了第二个回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American way of life”曾经使全世界，特别是德国人走火入魔，现在却被弃之如敝屣！

然而，1996年6月15日这个日子也标志着德国的再一次分裂。当然不再是1990年以前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地理性分裂，而是一种政治性的，甚至是哲学性的分裂。他们围绕社会市场经济的前途，即围绕能否坚持莱茵模式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诚然，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莱茵模式的衰落是始料未及的。我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中甚至用了整整一章来谈论这个问题。我曾设想，这种衰退将是逐步地渐渐地衰退，而事实却是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似乎一切都改变了。此前5个月，即1996年1月23日，科尔总理、雇主协会和工人工会曾经通过一项关于就业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曾被看做是“欧洲独一无二的创新”，显示出莱茵模式应该成为21世纪的参照榜样。然而，6月15日的示威游行却明白无误地揭示出，这个模式已被动摇到何等地步了。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么快？可能是因为在德国和欧洲联盟的大多数国家中，两种新的现象不期而遇。第一个现象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超过了10%。30年代危机之后，失业爆炸曾经是导致纳粹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们至今对此仍记忆犹新。在这样的国度里，失业特别令人难以接受。对失业现象的这种变态反应，导致过分夸大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成就，并且过分夸大了美国新模式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具有的越来越大的合法性。而且，由于这次危机，导致在是否坚持实施社会共决制和实现创造性妥协方面出现了一次思想分歧，一次深刻的不一致，其混乱程度不亚于1945年建立民主德国时的形势。对莱茵模式的这种否定，

在很大程度上对欧元区所有国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产生这种否定的主要原因，是关于企业至上的政府新观念占了上风，这些新观念的特点是强调金融市场和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应该起越来越大的作用。难道因此可以得出莱茵模式已经死亡了的结论吗？进而可以认为，在 21 世纪，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新美国模式吗？难道可以把它强加给整个世界吗？在谈论这样一个如此狭隘的决定主义结论之前，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莱茵模式的一些基本价值观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些价值观是把经济效率、社会互助和团队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观。既然欧元已经取得成功，未来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欧洲能否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联盟。正如 1982~1998 年期间执政的科尔总理喜欢重复的那样，“对世界化的回答，就是建立大欧洲”。

大欧洲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大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在我看来，二者之间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它们能够融会在一起，必会成为 21 世纪的几大法宝之一。

米歇尔·阿尔贝尔

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

1999 年 4 月 12 日

有人会说，把注定要日益复杂化的世界过分简单化了！新的世界经济地图似乎一下子变得最简单、最黑白分明了。这种非恶即善的二分法不是令人难以容忍吗？

加之，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目前所享有的霸权地位，或更准确地说，垄断地位，与它的本质是绝对背道而驰的。我们确实多次强调过，资本主义的首要基础是市场，也就是竞争。可是，目前的资本主义太强大了，它如此咄咄逼人，以至竞争已不复存在。

由于这次胜利是全面的胜利，资本主义失去了可资借鉴的镜子和可供衍生的园地。无论是民主制还是自由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都没有垄断世界的经验。已经没有争议的事，如何进行管理呢？

与其随便提出一些假设，不如看一看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是怎样具体回答这些具体问题的。我仅选择了其中的10个问题，也许有些武断，但这些问题特别有趣，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五花八门的，尤其是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中我们将看到，资本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分为两大模式，它们互相对峙，形成“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1. 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似乎将是21世纪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政治辩论的最大课题，这个课题对资本家尤为重要，如果产出相等，移民劳动力的成本一般总是比本国劳动力低廉。这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在长期实行一种严格限制移民的配额政策之后，现在成了越来越向移民开放，特别是对来自拉丁美洲移民开放的国家。1986年的一项法律准许300万非法移民取得了合法地位；1990年的另一项法律规定到1995年，每年可增加47~70万移民。这样，

我们的人均收入比目前美国的和日本的人均收入要低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

在社会的组织结构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根本的差别呢？可能是由于欧洲传统不把穷人看做一个罪犯，而是一种牺牲品。这种牺牲是从多种角度来看的，包括无知、贫困、个人绝望和社会无能为力。

我们能够继续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经费吗？当世界各国都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从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省下了钱。在法国，这个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尖锐。

3. 社会保障有利于经济发展吗？

这个问题是贫困问题的先导，但同样值得争论一番。对于里根和撒切尔式的资本家，回答显然是否定的：社会保障只能制造出一种有利于懒惰和不负责任的济贫思想。但必须指出，尽管撒切尔夫人做了10年的努力，她并没有真正触及全国医疗保险制度。至于日本资产阶级，他们认为社会保障不是国家的事，而是企业的事，只要企业有足够的钱向雇员提供就行，可是，一般中小企业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在日本，如果企业只是有选择地提供社会保险金，日本资本家也会同意的。

与此相反，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在比荷卢三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保障体系从传统上一直被所有人看做是经济进步的正当结果。许多人甚至认为，社会保障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安排，即，如果低于一定的贫困线，社会排斥现象便不可救治了。因此，欧洲最发达国家（联邦德国、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等）都实行保障最低收入政策。

而且，也必须依靠这个传统才能赢得选举胜利。但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欧共体，也展开了争论。社会保障制度往往越来越

被看做是国民经济的一般费用支出的沉重负担，从而影响了竞争力。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在瑞典，目前，社会民主党政府自己对著名的“瑞典模式”也闭口不提了。

反之，美国人中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当然始终占少数）认为，缺乏社会保障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了。

如今，资本主义思维逻辑在世界各地正遭遇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这种或那种方式的挑战。

4. 等级工资制问题

首先，在资本主义逻辑中，等级工资制是无可取代的效率杠杆。要想让工人工作，就必须根据他们的个人产出支付工资，这就够了，无须其他，招聘和解雇也是如此。美国的一位重要保险商因提出“圣诞节表格”而闻名于世：他把下属员工列出姓名，指出了他认为每个人的耗费和贡献，使其各有所得。顺便指出，这样做，即使非常敏感的人也不会感到不快。而且，自从80年代初的盎格鲁—撒克逊保守主义革命以来，收入差距开始在美国、英国和许多追随盎格鲁—撒克逊榜样的国家中不断扩大。而过去，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保障制度还被看做进步标志的时代，从长期来讲，收入的差距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处在不断缩小的过程中。在法国尤其突出，法国的多数人认为，为了提高经济竞争力，必须扩大收入的等级差别。

然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恰恰相反，企业竭力把工资等级制维持在往往十分有限的范围内。例如，在日本，那里的一切决策都是集体做出的，包括确定报酬标准。日本的企业爱国主义是比工资更有力的动员因素。在我前面提到的“阿尔卑斯山国家”（瑞士、奥地利、德国）里，也是如此。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传统观念都受到了质疑。在一些行业和企业里，出现了真正的对立，年轻有为的青年人面对拒绝放弃自己特权的老上司，急

不可耐地要实现自我价值。

5. 税收应该促进储蓄还是鼓励负债？

在法国，尽管我们的储蓄越来越少，舆论还是赞成储蓄的。

在德国和日本，储蓄被看做是一种国民道德，得到税收制度的广泛支持。它们是杰出的蚂蚁之国。美国则相反，是贪图眼前享受的蝉之国。个人成功的象征通过财富的外露表现出来，“新保守主义革命”之后，尤其明显。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税收制度是鼓励负债：你负债越多，纳税就越少，何乐而不为呢？

80年代这样做的结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家庭储蓄率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在美国，从13%降至5%，在英国，从7%降到3%。

在涉及到各个国家未来的这个基本领域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与德意志—日本模式截然对立的。许多年来，美国和英国的资金来源于日本和德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近10年来，德国和日本的家庭储蓄率比英国和美国高出约两倍。

显然，这样的差距不可能维持长久。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资本主义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可能是要说服选民，需要像过去的清教徒时代一样，重新学会节约过日子。多难办呀！而仅仅是这个差别本身——我们将看到——也将成为造成两种资本主义之间深刻差别的原因和后果。

6. 应该加强管制并为此而增加政府官员，还是减少管制和为应付诉讼而增加律师呢？

无论何时何地，成功的资本家、赢利的人，必然起来反对国家管制。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根本没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国家干预主义几乎到处泛滥，尤其是工党执政时的英国。结果，在英国引起了撒切尔式的反应，并深得人心。从此，减少管制便成为一